

忆夏

小学的时候，每到妇女节母亲节都会买一枝花送给妈妈，玫瑰或者康乃馨，有时是新鲜的有时是塑料假花，搬家前那枝塑料玫瑰一直插在瓶子里放置在床头，虽然落满灰尘却仍红艳惹眼。唯一一次没有送花，送了一个铁制的存钱罐，是我在让人眼花缭乱的精品店挑了好长时间才决定的，有一把小小的银色的锁和钥匙，小巧可爱型，绿色的铁皮摸起来很是清凉，画着可爱的图案，满满的少女气息，当时觉得真好看啊，结果我就放弃了花买了它。送给妈妈时，妈妈笑着说我用不到你留着吧，心里欢呼雀跃，感觉自己不仅孝顺了妈妈又赚到一个存钱罐，很是满足。爸爸后来却对我说是你自己想要一个存钱罐才买了送你妈妈吧，反正你妈不会用，那就是你的了。我顶嘴说哎，我妈的不就是我的嘛，我的也是我妈的，一样啊一样。爸爸也只是笑不再说话。后来这个存钱罐就成了我的宝贝，被我放在书桌上。我喜欢积攒新式的一角硬币，亮亮闪闪的，拿在手里还沉甸甸的，家里用不到的都被我放进了存钱罐，没多久就把存钱罐装满了。

夏天的太阳总是太过热情，热情得灼人，冰棒则是男女老少的避暑首选。暑假呆在家想吃冰棒，又懒得出门，就唤来弟弟哄他去买，他嘴馋自然乐意去，手里抓着从罐里倒出的一把一角硬币屁颠儿屁颠儿地就跑出去了，有时也哄他去小店买五毛一小纸盒的水果味口香糖，代价是给他两片，我俩是都心满意足。后来有一次再让他去他却不乐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想用一毛钱买东西了，人家都是整钱，就他揣着一把零钱。我只好“威胁”他，反正我只有一毛的，要不继续用一毛钱，要不就没东西吃，他就撇撇嘴又颠儿颠儿地去小店了。有时“良心发现”感觉太欺负弟弟了，但是想想我比他大四岁，花一毛硬币这种事果然还是上幼儿园的他来比较好，这么一想，心里就没有愧疚感了。

存钱罐里的钱渐渐见了底，毕竟只出不进嘛。而我对它的新鲜感也渐渐的消减了，它还是一直在书桌上，但是对我来说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铁皮外刷的漆慢慢地脱落，露出里面灰灰冷冷的金属，然后逐渐生锈，颜色变得愈来愈暗淡。而我对它从开始的每天把玩到后来只是瞄上几眼直到最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自此，这个存钱罐便只是裹着越来越厚的灰尘静静地呆在角落，偶尔有人问津也很快地被略过，就这样成为一件“旧物”。

自从小学结束，我再也没有送过妈妈礼物，不管是鲜花、塑料花还是一个触感凉凉的存钱罐，而同时，吃着雪糕吹着风扇和弟弟争抢电视遥控器的惬意夏天也不再有了。

升学后的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补课，七八十人坐在三间教室里，头顶吊扇嗡嗡哀鸣，垂暮老人一样悠悠转动；身边同学抱怨咒骂，手里的笔记本高频率挥动；讲台上老师唾沫横飞，湿透的上衣贴着皮肤，沾满粉笔末的手不停地擦拭额头分布密集的汗珠。窗外是烈日骄阳，柏油马路渗出黑黢黢的油，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寥寥几人也是全副武装，没有裸露的皮肤。树梢上的蝉比赛似的不要命地鸣叫，如果你够淡定，忽略蝉鸣细细地听，似乎能够听到“嘶嘶”的空气爆裂的声音。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下午放学，六七点钟，这个时候太阳已经不毒了，运气好的话有清凉的风，吹在身上会起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冷不丁哆嗦一下后是满满的惬意，学习的枯燥、补课的痛苦似乎也都被风吹散在空气中。和好朋友三五一群，推着单车慢慢走，聊聊八卦，发发牢骚，倒倒苦水，贫贫嘴，逗逗乐，吐吐槽，除了提高不了的学习成绩和不痛不痒的暗恋似乎也没什么让人忧伤的事了。今天要死不活，睡一觉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年少时的夏是雪糕、塑料花、存钱罐、动画片，青春期的夏是教室、汗水、烈日，也是清风、单车、欢笑。青春不再但回忆不老。最美是少年，最念是从前。

超霸能源 王静云